

烽火红颜

褒姒大传

郑洁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烽火红颜

褒姒大传

郑洁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烽火红颜 / 郑洁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075-4182-3

I. ①烽…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0364号

烽火红颜

作 者: 郑 洁

责任编辑: 胡慧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6342125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0

字 数: 72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182-3

定 价: 49.80 元

引子：妖孽

日上残破帘钩，映亮陈旧的几案、凳子。风吹动褪色的帷幔，房顶蛛网瑟瑟乱颤。紫珠半蹲半跪在床前，脸色惨白，冷汗纷纷滚落，心深处，黯黯日月无际。

她被剥离般的腹痛撕扯着，手死命地抓着被子，折断了玉葱般的指甲；透过泪雾看到墙上灰拓拓的水渍，一只蟑螂伸着长臂。屋外空地上半人多深的蒿草，无人打理的树木，共同勾勒出凄凉颓败。

宫娥余红莲面如满月目蕴秋水，一身雪缎^①宫装，头上双鬟，在门口走来走去，将手中锦帕胡乱绞着，惶急、焦灼：“稳婆磨蹭着不来，怎么办啊？”

风飒飒，窗帷荡起荒蛮、巨大的阴影，仿佛要覆盖今生、来世。

忽听屋内传来一声惨叫，伴着一声响亮的婴啼。

“啊！生了。”余红莲急忙进屋，动作麻利地将婴儿洗了，剪脐带，结线，包好婴儿时回头，见紫珠躺在草席上的一片暗影里，身上破褥面上冷汗，濡湿的头发贴于苍白面颊，虚弱、凌乱，像一吹即灭的余烬。

紫珠嘴唇哆嗦着，声音细若游丝：“饿……饿……”

余红莲情急，扭头朝外喊：“饭，我早交待过的稀饭，快些端来！”

门口不见人影，唯有荒草搅动霞光。冷漠的世界瞬间退隐，所有的尘音渺若云烟，这就是穷苦人的命！余红莲倒吸着冷气，胸口如被钝刀划过。

一个黄衣宫娥趾高气扬地进来，竖着黛眉，眸光冷寒犹如冰山：“处置妖孽，不得有误！”

“是！决不迟误。”余红莲合手立着，恭送黄衣宫娥迎着血色霞光离开，见一个素衣嬷嬷端着陶碗慢腾腾走来……

燕子在浩渺天际飞掠，霞色轻淡浮云集，天光渐渐暗下来。

紫珠发出悠长啜泣，缓缓睁开眼睛：“孩子……我的孩子……”

余红莲忙抱起婴儿给她看，声音嘶哑：

“妹妹，这女娃好漂亮！只是，大王已……谕旨……处决。”目光极为暗淡，

神情迟疑、悲悯。

紫珠哆嗦着取了颈间淡紫色兽纹陶贝^②吊坠，挂进女婴脖子，粗重喘息着解开枕边包袱，抓出一把金钗银环、玛瑙珠翠，艰难欠身，塞给余红莲：

“姐姐，你要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啊！她不是妖孽，真的不是……”

她是妙龄女子，也喜香浓金貌，日暖高照，抱被慵起；也喜笑对菱花铜镜，默默理完云鬓贴就花黄，将一腔心事悄悄地描画、盘结、收藏。可这世界，终不过是富贵者的堆金砌玉、花天酒地、欲望权势；贫贱者的衣食无着、低眉敛眼、愁苦无际。

苍茫暮色缓缓自窗口倾泻，余红莲情绪郁塞地泪别紫珠，抱着婴儿绕过一道道宫墙和芳径，绿树鲜花进入目中尽是萧索。

她刚刚踏上宫城南门的石阶，迎面来了两个侍卫，为首者拔剑指向婴儿：“该死的妖孽！”

余红莲紧紧揽着婴儿，面色冷寒：“不可鲁莽！在宫内伤了妖孽，引起血光之灾，姜娘娘怪罪下来，谁能担待？”

那人闻言收回剑势，冰冷目光射向宫墙外的浓黑天空：“奉命处置妖孽，我们已等候多时！”

余红莲双眸低转出慧黠，倩然一笑：“区区小事，何劳二位大驾？”取了手上两枚指环，分别塞给二人，笑语妍妍：“前日之事，多谢关照，略表心意。二位且去喝茶消闲吧。”向婴儿扬起寒光闪闪的青铜鎏金短柄匕首，面色冷凝：“处置妖孽，我一人足够！”

镶满鎏金铆钉的朱漆宫门巍然挺立，向夜幕昭示着它的高深莫测。为首侍卫悄然低头，见纯金指环在橘红灯影里熠熠生辉，笑意在脸上铺展开来：“如此，就有劳红莲姑娘了。”朝同伴一挥手：“走！”

两个侍卫喜滋滋地在芳径深处消失，余红莲暗自庆幸着，脚步轻捷地南出宫门进入林子，闻得林鸟惊飞，猿猴哀啼。她缩着脖子，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拨着林枝，顾不得荆棘刺肤蚊虫扑面，走得气喘吁吁汗水淋漓。

听闻水声潺潺她方自转喜，突然僵在那里。

脊背被冰冷的利器顶住，冷冽寒意漫向四肢百骸。阴森森的男人声音如同坟墓里的幽魂：

“你，鬼鬼祟祟意欲何为？”

林间鸚鵡鸣怒，绿杨风疾。宫廷修炼的定力使她处变不惊，强自镇静：

“我鬼鬼祟祟？你袭击弱女子于夜晚林中，可算得光明磊落？”

青铜短柄宽背长刀闪着耀眼寒光，飞一般移向她左肩。一个身着白衣，白巾蒙

面者转到她面前，露出的眼睛像绿莹莹的鬼火。彼此对视，打量一遍，白衣人目凝狐疑：“你从宫里来？”

红莲不答，耳旁猫头鹰哇呜一声叫得瘆人，她肩膀缩了缩。

白衣人绿幽幽的目光激射着宫娥：“你慌慌张张抱着婴儿作甚？”

余红莲睫毛纷乱地眨动，依旧不答。

“告诉我实话饶你不死！否则，哼哼……”他一声冷笑如阴风缭绕，令人毛骨悚然。林中冷风嗖嗖生寒，月色透过树缝，斑驳光辉照亮地上草如绿毯，一些小花点缀其间。

听他声音不像本地人，看他衣着打扮，余红莲不由大骇，脱口：

“你，犬戎^③白狼^④！”

“哼哼……”白衣人冷笑处手臂一动，红莲只觉肩头猛一冷痛，不由蹙眉哀呼。

白衣人声音沧桑、冷硬：“你竟敢蔑视我獫狁民族，真是该死！”

余红莲明白獫狁是以白狼为图腾的游猎民族，被外族称为犬戎，乃有污蔑之意。婴儿在胸前蠕动，触发心底柔软。她暗转双眸，俯身作揖：

“英雄，请恕小女子口不择言之罪。如今小女子有事在身，请英雄放过我吧！”

那白狼听到英雄二字果然高兴，收回青铜大刀，苍冷眸色变暖：

“放过你也不难，须得回答我的提问！”

“请英雄明示，小女子言无不尽。”余红莲直视他蒙面白巾下露出的阴沉双目。

白狼一耸鼻子，目中绿光闪亮：“你一宫娥，抱着孩子作甚？”

余红莲低着螭首道：“这女婴被今朝视为妖孽，我奉命处置。”

白衣人鼻子又是一耸，目射灼灼希冀：

“我有一表妹叫卓文菲儿，獫狁人，被周厉王姬胡掠进周宫，你可知道她的下落？”

余红莲道：“犬戎女子被掠来甚多，因为种族歧视，她们都隐藏身份，竭力成为汉人。我从未听说这个卓文菲儿。”眸光暗转，嫣然含笑：“待我完成任务回宫，可以给你打听打听。”

白衣人怅然、失望，绿幽幽目光盯着婴儿，露出鬼斧神工般的阴谋家嘴脸：

“你大周祸害我獫狁人无数，你们说这婴儿是妖孽，我便要留住她！”

红莲瑟瑟后退：“英雄容禀，她真的是妖孽，会引发国难的！”

“你们说是妖孽，我偏要留住！”白衣人冷笑着重复，青铜刀一横，欲行抢夺。

余红莲以婴儿掩护，从怀里掏出一物，劈面朝白狼一撒。

白狼闻到气味愣住片刻，晃悠悠倒下。

余红莲抱着婴儿往前走，回头，呲目冷笑道：“好讨厌的戎贼！幸亏我带了防身之物。”

余红莲衣袂飘远时，白狼倏忽坐起，冷笑：“雕虫小技！也想迷倒你爷爷？”掂足追随。

月光飞掠林梢。风吹落几片树叶几瓣落花，纷纷扬扬。

余红莲踏着斑驳月色来到与树林接壤的河边，见河水悠悠流淌，泛起粼粼银光，飘着草屑、树叶。她从树丛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竹筏、木盆，将婴儿严严实实包裹一遍放入。望着女婴顺水漂流而去，流泪默祷：天神^⑤保佑，让好人家捡到这苦命的孩子！

月升起，一天风露，杏花如雪。

青石街面，月色轻笼。一对布衣夫妇背着桑弓箭，抱着箕袋，被一群官兵追赶着。

凄冷的月，昏暗的灯笼，花梢缺处，画楼人立。一群孩子在街口的梧桐树下边唱边跳：桑弓箭，箕布袋，大周灭亡的祸害……

如狼似虎的官兵在街上飞跑，无数双脚踏在青石板上嘈杂、纷乱。一环眼浓眉的指挥官举着钢刀呼喊捉拿奸细。

布衣夫妇跑到街衢尽头，发现前面高墙后面追兵，一瞬间面如死灰，被官兵团团包围。

忽一道白光凌空飘来，官兵们身后飞起白色圆弧、冒起血光，惨叫声此起彼伏。

即将束手就擒的夫妇见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官兵这会儿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未死者被落地的白衣人补了几刀，血溅向空中，惊颤了迷离月光。

眉心纹痕深深的布衣男向两眼闪着绿光的白衣人抱拳，垂目道：“多谢主人救命！”

布衣女子头顶盘起一个朝天髻，插了一支褐色曲折纹玉凤。人间沧桑难掩其天然俏丽，一双水眸在濯濯月光里流转：“报告主人，我等已完成任务。”

白狼仰头笑道：“以后不要再买桑弓箭、箕袋了，危险。”从宽大的衣袍里抱出一婴儿：“你们下一个任务是收养这女婴，教她琴棋书画及大周贵族礼仪。大周人说她是妖孽，我偏要将她打造成真正的妖孽！”仰头，月光映出他的洋洋得意：“你们将改为褒姓，祖籍褒国^⑥，继续享有猓狍王的月俸。”

布衣夫妇惊喜不定的表情转化为顺从，齐声道：“我等但听主人吩咐！”

布衣女子接过婴儿的瞬间，见白狼从眼前消失若一缕轻烟。她抱着熟睡的婴儿，轻触她玉一般质感的肌肤，借着月色看她眉眼，目中凝重转为欣喜：“这女娃

粉琢玉雕一般，讨人喜欢……可惜！”复问男子：“夫君，褒响分封褒国称谓褒侯，掌控大周王朝帅印。主人该不会是……”忽又打住，面转嫣然：“这个周天子，为何分封那么多诸侯国？”

男子望着一天云破碎，两树玉扶疏，神情怅然、愤慨：“周天子把王族、功臣分封为各地诸侯，更便于拱卫王室。那些强大的诸侯国不断地向我们獫狁、夷民族攻城略地，甚是可恼！”

注释：

① 雪缎：布料中的极品，用上好的蚕丝制成。蚕不是普通的蚕，是雪莹蚕。

② 陶贝：和铁贝，石贝、玉贝、铜贝，及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通行于民间，是西周时除了金银之外通行的几种货币。

③ 犬戎：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獫狁，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

④ 白狼：被犬戎人尊为战神，獫狁是以白狼为图腾的民族。

⑤ 天神：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之前，人们只信仰天、地神，奴隶主通过天神、地神来加强对奴隶的统治。

⑥ 褒国：大周王朝的附属诸侯国，褒姓侯爵，今汉中以北，包括汉台县、勉县、留坝县。

目 录

引子：妖孽 / 1

- 第一章：褒响出征遭围困 杨氏帅府发救兵 / 1
- 第二章：荒郊陨命因贪财 贼喊捉贼为掩私 / 8
- 第三章：褒洪德秦岭遭劫 褒小姐夜半突至 / 14
- 第四章：野花深处隐鸟歌 褒姒渺茫去无着 / 21
- 第五章：东风梦回伊人院 小楼吹彻玉笙寒 / 27
- 第六章：两处密令寻褒姒 生要见人死见尸 / 33
- 第七章：洪德相思无着处 褒姒石屋欲逃生 / 39
- 第八章：褒姒归程遇狐眼 摘草伤人凌波寒 / 45
- 第九章：褒姒被卖天香楼 奇怪嫖客夜游走 / 51
- 第十章：劫后余生又遇险 白狼再救为哪般 / 58
- 第十一章：褒姒回府遭酷刑 常林负伤丢军粮 / 63
- 第十二章：婆母儿媳暗较劲 威严褒府藏诡秘 / 70
- 第十三章：燕候千金远道来 初见褒姒妒丽色 / 76
- 第十四章：杨氏保家欲联姻 洪德夜半逗燕虹 / 82
- 第十五章：褒帅淮夷骂权奸 林珠褒府巧离间 / 88
- 第十六章：杨氏诡秘委重任 褒姒坊中丢大印 / 94
- 第十七章：林嫔主仆阻联姻 燕虹惹上咬人草 / 100
- 第十八章：燕虹怀妒罚褒姒 制衣坊里现危机 / 106

- 第十九章：寿堂上群美荟萃 巧弄舌绵里藏针 / 113
- 第二十章：林嫔作痴骂丫头 燕虹执意嫁洪德 / 119
- 第二十一章：侯府无辜多祸患 云过城头玉指寒 / 125
- 第二十二章：林嫔跌伤来密探 主仆再施计连环 / 130
- 第二十三章：脉脉含情痴儿女 燕虹褒姒争夫婿 / 135
- 第二十四章：痴褒姒醉登巫山 俏燕虹怀妒行凶 / 141
- 第二十五章：夜半刺客欲夺命 杨氏巧用迷情香 / 147
- 第二十六章：褒毓勇闯温柔乡 褒姒洪德夜私奔 / 153
- 第二十七章：流不尽的将士血 淌不完的无辜泪 / 159
- 第二十八章：燕侯府邸遭血洗 暗室之中藏秘密 / 165
- 第二十九章：燕侯调动十八鹰 周军直捣银月城 / 171
- 第三十章：洞房夜半进刺客 不知爱恨孰更多 / 176
- 第三十一章：褒府内鬼躲暗处 夫妻新婚便反目 / 181
- 第三十二章：褒帅归来合家喜 为儿纳妾娶褒姒 / 187
- 第三十三章：燕侯千金心婉转 喜堂被打褒姒癫 / 195
- 第三十四章：姐妹猜忌各为己 褒姒怀怨欲复仇 / 201
- 第三十五章：褒晌忠谏猝获罪 杨氏闻讯魂魄飞 / 207
- 第三十六章：杨氏情急忙通融 洪道去京遭不测 / 213
- 第三十七章：子青寻仇遭暗杀 燕虹反目疑洪德 / 219
- 第三十八章：褒毓智解洪德冤 林珠殒命成怨鬼 / 224
- 第三十九章：褒侯府风声鹤唳 讹传令处斩褒姒 / 229
- 第四十章：认义女计蒙褒姒 救褒帅倚靠献美 / 235
- 第四十一章：深夜叩爱爱已殒 身如槁木心如灰 / 241
- 第四十二章：褒姒路途遭截杀 姬宫涅初见钟痴情 / 247
- 第四十三章：琼台宫里珠玉飞 美人初承恩泽时 / 254
- 第四十四章：众嫔妃因妒生根 姜德妃迁怒下人 / 260
- 第四十五章：赏芙蓉出语不慎 褒美人险遭杖毙 / 266
- 第四十六章：后妃们唇枪舌剑 褒美人被罚禁足 / 274

- 第四十七章：申后借手除德妃 奴婢被拘亡于毒 / 280
- 第四十八章：申后决计阻册妃 瑶嫔懵懂做棋子 / 287
- 第四十九章：褒姒月下追知音 姬宫涅狐疑停册妃 / 293
- 第五十章：褒侍卫反手一击 申王后将计就计 / 299
- 第五十一章：痛心疾首以毒斥 猝不及防钻瓮里 / 305
- 第五十二章：宫内外媚附褒姒 琼台宫花团锦簇 / 311
- 第五十三章：深宫寒潭冰与火 昔日姐妹今操戈 / 317
- 第五十四章：申苙太庙抛红泪 太子丞相谋狡计 / 323
- 第五十五章：申苙送汤探心智 瑶嫔怨妒恶言斥 / 331
- 第五十六章：申后以钗示警戒 云儿受罚不叫屈 / 338
- 第五十七章：指鹿为马巧作戏 褒毓深夜追狐眼 / 346
- 第五十八章：瑶嫔雪地盼龙颜 梅园献媚不畏寒 / 353
- 第五十九章：强强联手发攻势 褒妃玉箫惹祸端 / 359
- 第六十章：翠缕溪桥遭祸害 二褒涉险救义士 / 365
- 第六十一章：暗取衣扣造冤案 芸萃宫里哭声惨 / 371
- 第六十二章：宫娥寻扣被射死 狐眼销毁物证急 / 377
- 第六十三章：兰妍计诱褒洪德 淮夷太子横空来 / 382
- 第六十四章：瑶嫔夜半捡腰牌 申苙示好送花木 / 389
- 第六十五章：褒姒冷宫探疯妇 褒晌举家人牢狱 / 397
- 第六十六章：褒妃怀孕幽王喜 圣旨赦免褒家罪 / 402
- 第六十七章：褒姒重病时昏迷 飞霜殿里提紫珠 / 408
- 第六十八章：深宫竟遭花草毒 紫珠言行惊主仆 / 413
- 第六十九章：紫珠悲声诉往事 母女相见不相识 / 418
- 第七十章：吊坠解开身世迷 褒姒含泪为母泣 / 424
- 第七十一章：毁去花木妃忐忑 幽王设宴为开脱 / 430
- 第七十二章：褒毓设计诬太子 幽王暴怒欲废储 / 436
- 第七十三章：沁芳亭里遭暗算 褒毓现身解危情 / 442
- 第七十四章：姬宫涅赦旨废后 姬宜臼悖逆毁旨 / 449

第七十五章：恶狐眼夜抓女奴	奸申后虚构妖孽 / 455
第七十六章：玉夫人再探冷宫	瑶娘娘拼死一搏 / 461
第七十七章：冷宫走水失瑶嫔	褒姒临盆申后急 / 467
第七十八章：申后斗胆换龙脉	褒妃护犊遭毒打 / 474
第七十九章：宜臼暴怒险伤弟	褒姒跪请废太子 / 481
第八十章：申后赠送胭脂果	太子获罪遣申国 / 487
第八十一章：血腥灭绝褒侯府	贵胄女主遭凌辱 / 494
第八十二章：狐眼杀人巧嫁祸	褒姒自揭身世迷 / 501
第八十三章：相寻姐妹被处死	山村忽又见生母 / 507
第八十四章：幽王赦旨剿洪德	细作觊觎烽火台 / 515
第八十五章：天子无奈点烽火	戏弄诸侯失众心 / 521
第八十六章：众佳丽请命除妖	申王后欲擒故纵 / 528
第八十七章：褒贵妃险被杖毙	兰统领遭受炮烙 / 534
第八十八章：申后书简请高人	褒姒巧用计中计 / 541
第八十九章：姬宫涅疑子谋反	狐眼女趁机倒戈 / 547
第九十章：申后被废怀冤屈	幽王信馋讨申侯 / 554
第九十一章：褒王后痛诉祸乱	玉夫人欲建功业 / 562
第九十二章：鼙鼓一声天地暗	玉颜寂寞淡红飘 / 569
第九十三章：尔虞我诈抢玉玺	螳螂岂知雀在后 / 576
第九十四章：褒王后藏玺被盗	周幽王仓惶潜逃 / 583
第九十五章：姬淑岱隔岸观火	俏燕虹为夫殒命 / 589
第九十六章：烈女布阵抗顽敌	宜臼挥剑斩奸佞 / 596
第九十七章：郑伯友舍身救主	姬宫涅含泪诉情 / 602
第九十八章：姬宫涅舍命为妻儿	往事万般烟花殒 / 608
第九十九章：各有命数难违逆	洪德褒姒何处归 / 615

尾 声 / 623

第一章：褒响出征遭围困 杨氏帅府发救兵

—

暮春，大周王朝的帝都镐京^①弱柳拂烟，繁花成阵中崛起万顷宫阙。

褒国昊空静远，一抹流云氤氲于丽日身际，如同鸳鸯的朝暮相依。褒侯府紫云堂外，侍女褒姒发挽乌云杏眼桃腮，指排削玉之手端着胭脂玉葵花瓣碟子，上放八宝纹陶瓷盖碗，从绿荫小径上姗姗走来。

鎏金朱漆大门旁，海棠花开得如火如荼，粉红的花瓣沐浴在灼灼光影里，闪着玉一般的光泽。几只狂蜂浪蝶为争香夺艳打斗，嗡嗡嚶嚶怒斥，胜者占芳败成灰。

褒姒看到匆匆赶来的二位少主急忙退避，轻轻抬眸，见大少主褒洪道面色微黑浓眉如刀，五官略嫌粗狂，冷眸迫人。二少主褒洪德麦色皮肤明朗双目，温暖之色可以融化三九寒冰。她低着头跟着他们跨过大门，再入正厅，神情畏怯地一旁站立。这些年亲见褒侯夫人处置过那么多人，或杖毙、凌迟、炮烙^②，或五马分尸，有些人死得实在很冤。褒姒每一起就止不住发抖，大脑一片空白。

宽阔的正厅，垂花门前的紫琉璃珠帘潋滟流光。镂花窗前的紫锦帷幔被鎏金八宝钩挽起。一屋明暗交错的光影由里到外，辉映出双凤浮面雕透地平宝座，排列有序的十二单扇仕女围屏，花梨木六方几案，双心面的芙蓉插屏。厅正中悬挂着姬宫涅御赐的“视远惟明^③”匾额。

褒侯夫人巍然高坐在花梨木几案前，两旁的青铜仙鹤衔芝丝丝缕缕飘起香雾，衬得她像受着供奉的女媧娘娘。她推开缠枝兰花青瓷茶盅，拿起褒府十锦绣雄狮锦缎令旗，语声沉沉，如春雷隐隐初惊蛰：

“道儿，德儿，你父亲奉旨征讨淮夷^④，褒家军如今被困于银月城^⑤外，缺少粮草也无救兵，乃是朝中权奸作梗。洪道，你从亲兵、护卫、门客中选拔三千名高手，前去解围。”

“遵命！”褒洪道跪接令旗，转身就走，偏头扫向褒姒的目光有些粘稠。阳光穿透雕花窗，在他身上洒下斑驳光影。

厅中静得像碧落下的潭底，光影如潭水轻曳摇荡。褒姒吓得缩紧双肩，偷偷看了褒侯夫人一眼。见她墨绿十锦绣牡丹锦缎襦，胸前一个翡翠玉佩，流苏长长地坠着。米色锦缎高腰百褶裙，裙裾上铺满大片金线织成的牡丹花簇。

褒侯夫人紧蹙的眉心隐藏着激烈情绪，握住令旗的手微微发抖：

“泾、河、洛三川同震，岐山又崩，倾倒民舍无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姬宫涅颁旨昭告天下，号令军民人等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德儿，我命你带稻米八万，白银二十万，率护卫三百名，前往镐京听命于天子。”

褒洪德双手撩起白色锦缎袍，慢慢跪下，满脸不悦地接过令旗，站起来往母亲身边蹭，挽住她胳膊摇着，撒娇：“母亲，孩儿不想去镐京听旨。”

褒侯夫人杨子叶把宠溺目光投向儿子，见他盯着褒姒的目光颇有深意，一抹不悦之色沉落眼底，婉然一笑，轻声叫道：“德儿……”

褒侯夫人接连喊了好几声，褒洪德才如梦初醒般地转面，面上细碎的柔情缓缓淡去，现实的烦愁现于眉眼。他浓黑的眉毛微耸着，闷声道：“母亲。”

一缕柔亮光纤为褒侯夫人威严面孔镀上略嫌温婉的轮廓，她按压下复杂情绪，摆手让儿子近前坐了，笑拉儿子手道：

“德儿，理想有多高，天空就有多大。你不能呆在家里做井底之蛙，要做鸿鹄，搏空万里；莫做燕雀，留恋檐枝。”

似有无限的为难、委屈一丝丝缠上心来，褒洪德黯然道：“可是，孩儿从未远离过褒国……”目光痴缠地盯着褒姒，仔细打量她的粗布紫襦简单云髻，除了一只玉凤钗，浑身上下没有其他装饰，已然炫目得让人不敢直视。唯此最美，任何华贵的衣饰、脂粉都反为累赘。

窗外阳光映着褒姒欺雪凌脂的容色，那神情却是卑微之极。她微瞥二少主一眼，急忙收拢慌乱的心神。

杨子叶将一切尽收眼底，轻蔑的一笑转瞬即逝，轻轻拍着儿子肩，眸含温柔笑意：

“德儿，你想不想成为你父帅一样的英雄？”

褒洪德身子一挺，满目强烈的渴望，情绪激动：“想，当然想了！”

褒侯夫人的笑容淡薄如幽径旁缥缈的花雾：“德儿，英雄不惟有卓越之才超世之策，且要有坚韧不拔之志，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若非你兄长急赴淮夷，去京城自然轮不到你。你此去镐京无须害怕，只去求见你父亲同僚郑伯友，一切自有他妥善安排。”接着低语呢喃，循循善诱了许多，无非是灌输些忠孝仁义之类，及此去镐京听旨的远大意义。

褒姒在碗外探探温度正好，忙走近花梨木几案，将胭脂玉碟子放好，轻揭碗盖，将汤递于夫人，声音悦耳清脆，如窗外枝头上的黄鹂：“夫人，请用参汤。”

二

褒洪德倏然探身，轻轻拉住褒姒衣袖，含笑轻呼：“姒儿，姒儿。”

褒姒惊恐的身子微微一抖，参汤溅出，将大红撒金花地毯洒湿了那么一大片。

杨子叶慢舒广袖，十锦绣牡丹的袖口便闪起柔润的光泽。她接住参汤面色立变，往漱盂里呼啦一倒，将碗重重地一撂，挥手搥了褒姒两个响亮的巴掌，厉声斥道：“贱婢，这汤凉了，却来教我喝！越来越没规矩了。”

“夫人……”褒姒吓得脸色苍白，忙跪地磕头，浑身瘫软，抬不起头来。

“起来吧。”杨子叶淡然一笑，低头在锦缎百褶绣牡丹裙上掸了掸。

栏杆卧影东厢日。

玉炉烟浓香罗浥。

日光透过雕花窗，照亮褒侯夫人满脸的傲岸。她眸光如剑，射向惶然起立的褒姒：“快请林嫔来此议事，速去速回，不得有误！”

褒姒面颊潮红滚烫，起了清晰的指头印子，低头垂眸道：“奴婢遵命。”艳如花瓣的唇蠕动一下，慢慢退出，一直走到大门前的青石道上，才抚着胸部长吁口气，抽动着双肩擦泪。回头见褒洪德蹦跳着追了出来，俊朗面容在霞光里熠熠生辉。

褒洪德潇洒敏捷地跨过雕栏，伸臂拦在褒姒面前，深深的关切、怜爱隐现于眉梢、唇角：

“姒儿，别和我母亲计较，女人有了年纪，就益发不可理喻起来。我向你道歉。”双目灼灼，带着勾魂摄魄的力量和美好希冀：“等我去镐京听旨回来，咱们去山上摘桃子？”

浓艳的杏花已谢，拂墙的燕支花[®]染亮了春光。褒姒不住地啜泣，心湖泛起波澜，抬眸看他，低头一揖声若莺啼：“祝二少主马到成功。”又缓缓抬头，见雕栏旁一片璀璨霞光如同盛会灯火。

褒洪德温润目光被心底柔情燃亮，带着沉溺众生的温柔，拉住她手：

“姒儿……”

冷硬的现实，身份的天壤难接，破碎的伤感密密麻麻地缠绕于褒姒心头。她惶然回顾，见褒侯夫人已迫到大门口，蛇信子般的目光紧紧迫着她。褒侯夫人指着褒姒斥骂：贱婢，狐媚子！

褒姒的头轰然一炸，心绪纷乱，语无伦次：“别，不要……”急忙挣脱，一阵风似地跑开，素白棉布裙荡起一片轻云，纤细的足，在裙下时隐时现。

褒洪德凝神望着她窈窕背影在一丛火红的美人蕉旁消失，笑意在唇角铺展开来：“姒儿，等我回来！”

杨子叶以驱赶猛兽阻挡洪水的惶急走来，气急败坏地指着儿子，一说话气喘声嘶：“德儿，你已经不小了！注意身份，再不许和下人胡闹！”

褒洪德倏然懊恼，回头迎上母亲焦灼、怨恨的目光，满面不羁、桀骜：

“什么下人上人？依我看，褒姒最是凤中凤，人上人。”

“奴才！真不成器，反了你了！”杨子叶闻听此言，胸口憋闷得难以喘息，失控地向儿子挥去响亮的巴掌。

褒姒沿着青石长廊向怡芳轩走，脑子里回映着夫人的阴冷目光，不由跑得气喘吁吁。

鸂鶒立花树，断鸿声远长天暮，灼烈的阳光倾覆着褒府。

处处白石栏杆，琢玉雕花，在阳光下金光灿灿；高楼朱阁朝阳映月，云影溶溶。假山湖水，回廊处琪花瑶草，四时不凋香馥。

褒姒转过几树桃李，风吹得热烫的面颊徐徐降温。透过拂动的竹影，看到怡芳轩奢华的殿堂、精致的廊坊，无一不彰显出主人的宠荣。

朱红大门，象牙色石阶。门前几丛翠竹，竹子高过屋檐，旁边的美人蕉火一般燃烧，燕支花十分鲜亮。阳光肆意流淌于镶满鎏金铆钉的门楣。

石阶上站着两个梳着双鬟望仙髻的丫头，在阳光下满面生霞。太阳照着她们的黑发，乌油油闪亮，在心里羡慕着风的洒脱云的自如。

其中一个丫头生得娇花软玉一般，撒金花绢裙，银丝翠罗绣履，发髻间金簪金带，略略丰满的面庞，薄施脂粉，颇有富家闺秀的味道。她见褒姒疾步走来，眸中倏现逼人的冷厉：

“跑这么快干吗？被鬼撵了！”

褒姒不敢怠慢，用罗帕擦着鼻尖上的汗，提裙步上台阶，惶急，焦灼：

“夫人有急事，林珠姐姐，快请少夫人。”

林珠置若罔闻地立着，只傲然盯着在门楣上闪耀的一抹阳光。

另一个小丫头面色微黑，橘红棉布衫，白棉布刺绣裙，衣着打扮比林珠相差很远。她急拉褒姒手来在一旁，声音低而急促：“姒姐姐，小心少夫人……”

褒姒如遭雷击，脸色惨白身子发抖，欲要探问，却被小丫头眼色止住。

小丫头微窥林珠，故意扬声道：“姒姐姐慌也没用，少夫人如今不在房里。”

褒姒懵着头揉揉鬓角，神情惶急，拽住小丫头手，央求：

“云儿，快告诉我，少夫人哪里去了？”

叫云儿的小丫头微微探身，细长眼在光影里眯着：“少夫人今早脾气好大，摔了镜子呢！说是想自个儿转转。我看见她朝屋后走，往西北后花园方向去了。”

三

林珠一个响栗敲得云儿呲牙咧嘴，转着狠厉的眸子，厉声斥骂道：

“小娼妇，也不掂量掂量自个儿是哪根萝卜哪根葱？竟敢在此指手画脚！”不容分说，硬拽住褒姒往院里拖了好远，边拖边笑道：“早听说褒姒曲儿唱得好琴弹得精，难得今儿来了，快进屋弹一曲，让我们这些俗人见识见识！少夫人的瑶琴整日闲着，都闲得落了尘呢！”

褒姒明白她和云儿都是错生在这片奢华锦绣中的贱草，可以随意把玩，可以掐折拽断。她心急火燎地欲挣脱撕拽，却怎么也挣不开，心田上火势汹汹，泪光欲泄地祈求：

“珠姐姐，好姐姐，快别这样了！我心里十分火急呢！改日再来献丑吧。”

林珠拖了她这会子便觉快意，眼珠一转，笑着松了褒姒手：“我陪你去找少夫人吧。”

“如此甚好，多谢珠姐姐了。”褒姒说着擦去脸上的急汗，一阵风似地飘下台阶。

林珠急追上去，窥见褒姒满面惶急暗自发笑，看着阳光在她脸上洒下淡淡金辉：“今儿天儿这么好，花比着红，柳比着绿，我家小姐也不知到哪儿赏景去了。”

褒姒扭头，看到她脸上细细的绒毛，急切道：“珠姐姐，咱们快去找找！”

“傻样儿！且待我引你乱走一程。”林珠暗自冷笑着，和褒姒东拉西扯说着闲话，一路穿水渡柳，踏着青石甬道朝东南方向走，很快地走过了几条广巷数处大殿，不见少夫人影子。

褒姒想起云儿刚才说的西北方向，倏忽一惊，不知林珠为何故意拖延她时间，便在一棵合欢树下站住，抑着虚弱、无助，故作强硬地告诫林珠：

“怕是府里出了大事，夫人请少夫人去紫云堂议事，片刻耽误不得！若是夫人责怪下人传禀不力，只怕受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姐姐本是少夫人的身边人，需仔细掂量着了！”

林珠闻听眉毛一拧，面色冷厉，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褒姒：“你这话什么意思？恐吓我？”